

當歸

彷彿童話中不知已沉睡幾稔的公主，再度醒來，原本橘紅的蒼穹，已被幽黯吞噬，空氣中瀰漫著一縷縷的藥草味，引得向來不好燉補的我微微蹙眉。

翻身下床，骨盆在經過無數次收縮後，酸疼揉合著，如攀藤般一陣陣的蔓延向已勞累數天的筋骨。

緩緩步入廚房，正孤身與滿桌杯盤狼籍奮戰的母親，一聽到我的蹣音，忙自紅色電鍋舀出碗烏漆漆的雞湯。

「你沒吃晚餐就去睡了，看你那麼累，也就沒叫你起來，快吃吧！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或許，是睡前才對母親發了一場無名火。隱含在心的深深歉疚，令我無法拒絕那暖暖的好意，只有低頭瞪著聞風不動的黑色汁液，等待勇氣闖錯門，好一股作氣解決它。

母親看出了我心中的掙扎，半強迫的說，「喝下去！每次來都痛的要死要活的，還不喝！」聞言，那兩道因恐懼而糾結的眉，在瞬間，更顯交纏。只是，無意的瞥眼收到了為人母關懷的眼神，不禁一吸氣，一閉眼，便將整碗烏汁囫圇吞棗的灌進肚裡。放下碗，無意地撥弄著殘渣，「媽，怎麼這次的中藥味好重。」

「這次的當歸加多了！」

當歸？不知怎地，一講到當歸，總令我想起多年前一部電影的橋段——中秋夜裡，主角夫婦倆在家中設宴，忽然來了丈夫在外的紅粉知己，太太故作無知的告訴她，今天家中藥房不營業，那女子便說，「夫人，我的良人久出未歸，今夜正是月圓人團圓，我想買點當歸，求月娘讓他當夜即歸。」

當歸，當歸，當下即歸。

那當中藏著多少古時閨中婦人的難言思念？

是不是每回母親在為我燉煮四物雞時，心中也對遠隔著一條大肚溪求學的女兒，有著無垠的牽掛與想念呢？

當歸，性溫，味甘、辛、苦。

在初為少女的那幾年，月事總是不準，常常更成了「悖事」。

每每，在與同學同宿的夜裡，忽自夢中驚起，一股熱潮自跨下漫流而出，空氣中隱約還可聞到絲絲甜腥，有若在宣示自己將有的七日主權，然後，即是整日苦痛爭戰的開始。每到此時，我總不禁恨起自己是女人這受縛的身分，我想剖開自己的肚，掏出那可能孕育生命的蠕動，毀滅這不公的痛楚。

然而，我更想我的母親。

想靠在她的懷裡，聞著她淡淡的體味，在她微微的呼吸聲中，忘卻褲底紅艷所帶來的悶痛，我想在她身邊，沉沉入睡。那是綁著兩條長髮辮的小女孩所佔有的回憶。

只是，我不能。

在選擇了跨越那曾溫柔孕育我的大肚溪，就意味放棄了撒嬌的權利。是的，是該長大的，在一次次爭吵後，在不願再見母女互傷後，在確信自己已怨倦家庭，厭棄家庭，甚而躲進了名為學校的堡壘後。

「我很好。」透過冰冷的話筒，叛家的少女於是說，卻怎麼也說不出，經痛與思念是何等折磨人。

甘、苦、辛全在口中，這樣的日子，味道就如生食當歸。難以名味的三併，甘的是享受著離籠的自由，苦的是對家庭的思念及渴想，而那直教人心麻的辛，是與父母之間漸增的爭執。

但，又是怎麼樣的味道，讓淚噙得直流，讓心擰得發疼？

當歸，補血調經，活血止痛。

有人說，當女孩月事順後，就表示她以晉身為一名成熟的女性。

那年夏日，我換上了如與豬肝同般顏色的紅裙，喝下了第五十碗四物雞，我的月事終於學會了準時，而我也正式成爲了一名小婦人。

當真成熟了？

走入十六歲，我的視野瞬間寬廣了許多，過去那些與親密者的衝突，不願回家的心思，竟顯得完全地幼稚可笑。

也許真是年輕（亦或自己已老？），初經人事的那幾年，總是血氣方剛，凡事盡要如己意，縱是死胡同，也要鑽入走一回，更別說父母的逆耳忠言，只是徒增心中對其的不滿與不解。

最後，還是跌了一股。這重重的一跌，也把在象牙塔內自憐自艾的我重重的跌醒了。

體驗人生本就如人飲水，再多的滋味皆冷暖自知。如果身為女孩，亦或女人皆從來無法選擇這種當歸味的日子，我只有開始學著習慣，學著爲自己活血止痛，也爲自己與家人之間補血調經。讓自己懂得，適當的沉默，是最佳的溝通方式，而不是一味的強詞奪理，拿起語言的矛與盾，互刺對方死穴；讓自己有著更圓滑的態度，能夠更坦然接受父母無言的關懷。

不再遠避我的家人，家人如我的肢體般，只有親近比肩，才能長遠同行。

在十六歲的夏夜裡，我開始期待結束我漫長的心的歸途。

是夜，沉重的火車運載著疲憊的歸客，三個禮拜的未歸，除去七個日夜的披星戴月，案牘勞形，我帶著時時刻刻的思念，奔向大肚溪的源頭，一夜歡慶後，再帶著來自天籟之鄉的祝福，揚灑在她廣汲的肥沃流域中。

然，縱使高山蔬果多甘美，縱使高山野味多飄香，望向車外，我所懸念的，依舊是那盈滿吾家的當歸味啊！